

長寧沈宗元編

東坡逸事續編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東坡逸事續編

名言

東坡八歲時在鄉校。時有以石守道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坡在傍竊視。問先生曰。十一人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坡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

東坡贊文與可梅竹石云。梅寒而秀。竹瘦而壽。石文而醜。是爲三益之友。

坡言人不怕虎者。虎不禁得其人何。蓋人先見虎。卽不怕虎。虎先爲人所見。卽怕人。小兒不怕虎者。由不識虎。心不動也。

坡云。太守楊家采。通守張君規。邀予出遊安國寺。坐中論順氣養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難在去慾。張云。蘇子卿嚼雪吞氈。踏背出血。無

一語可屈。可謂了生死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窮海之上。而況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從客皆大笑。予愛其語有理。故爲書之。

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此語具眼。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每一書作數次讀。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事迹文物之類。又別一次求。他皆放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語。朱子嘗取以示學者曰。讀書當如是。

余讀淵明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蕭統不知而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耶。

坡老云。詩至杜工部。書至顏魯公。畫至吳道子。天下能事畢而衰生。

焉。故吾于詩而得曹劉也。書而得鐘索也。畫而得顧陸也。謂其能事未盡畢也。噫此未易道也。

坡云。余蓄墨數百挺。暇日輒出試之。終無佳者。其間不過一二可意。以此知世間佳物。自是難得。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時嫌漆白。方求白時嫌雪黑。自是人不會事也。

硯之發墨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非獨硯也。大字難結密。小字難局促。真書患不放。草書苦無法。茶苦患不美。酒惡患不辣。萬事無不然。可一大笑也。

坡云。春秋之學。自有妙用。若求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紋繞。竟亦何用。惟丘明識其妙。然不盡談。欲使學者自求之。

王荊公作字說。行之天下。東坡在館。因見而及之。曰。丞相頤微眚。窮制作。某不敢知。獨恐每每牽附。學者承風。有不勝其鑿者。如以犇麤

二字言之。牛之體壯於鹿。鹿之行速於牛。今積三爲字。而其義皆反之。何也。荆公無以答。

與李公擇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之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自謂長策。不敢獨用。因獻之左右。往京師。尤宜用此策也。

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害。罷之。密人私以爲幸。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淵明欲仕則仕。不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饑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

懿行

孝宗文集贊序曰。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非其氣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也。存之於身。謂之氣。見之於事。謂之節。以是成文。故能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不然。則雕蟲篆刻。童子之事耳。烏足以論一代文章哉。故贈太師諡文忠蘇軾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右。放浪嶺海。文不稍衰。力幹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人。山川風雨。草木華實。百千彙狀。可喜可愕。有感於中。一寓於文。朕萬幾餘暇。紬繹詩書。他人之文。或得或失。至軾所著。讀之終日。疊疊忘倦。常置左右。以爲矜式。乃作贊曰。維古文章。言必已出。綴詞緝句。文之蝨賊。手抉雲漢。幹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爲之。猗嗟若人。冠冕百代。忠言讜論。不顧身害。凜凜大節。見於立朝。放浪嶺海。侶於漁樵。歲晚歸來。其文益偉。波瀾老成。無所附麗。昭晰無疑。優游有

餘跨唐越漢。自我師模。賈馬豪奇。韓柳雄健。前哲典型。未足多羨。敬想高風。恨不同時。掩卷三嘆。播以聲詩。

乾道九年。閏正月望。選德殿書賜蘇嶠誥詞。朕承絕學於百世之後。探微言於六籍之中。將興起於斯文。爰緬懷於故老。雖儀刑之莫覲。尙簡策之可求。揭爲儒者之宗。用錫帝師之寵。故禮部尙書端明殿學士贈資政殿學士諡文忠蘇軾。養其氣以剛大。尊所聞而高明。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知言自況於孟軻。論事肯卑於陸贄。方嘉祐全盛。嘗膺特起之招。至熙寧紛更。乃陳長治之策。歎異人之間出。驚讒口之中傷。放浪嶺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幹造化。不可奪者。嶢然之節。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經綸不究於生前。議論常公於身後。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朕三復遺編。久欽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時。君子之道。闇

而章。是以論世。儻九原之可作。庶千載以同風。惟而英爽之靈。服我衰衣之命。可特贈太師。餘如故。

東坡自謂竄逐海上。去死地近。願學壽禪師放生以證善果。敬將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盡買放生。以薦父母冥福。其子邁在側。見所買放生。盈軒蔽地。或掉尾乞命。或悚翅哀鳴。亟請放之。旁有侍妾朝雲。見邁衣衾有蠕動。視之乃蟲。遽以指爪隕其命。東坡曰。聖人言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汝今近取諸身以殺之可乎。妾曰。奈齧我何。東坡曰。是汝氣體感召而生。不可罪也。今人殺害禽魚。豈禽魚齧人耶。妾悟。自後罕茹腥物。多食蔬菜。東坡舅氏諱之曰。心卽是佛。不是斷肉。坡曰。不可作如是言。小人女子。難感易流。幸其作如是相。有何不可。

東坡歸陽羨時。流離顛躓之餘。絕祿已數年。受梁吉老十絹百絲之

贐。可見非有餘者。李憲仲之子廌。以四喪未舉見公。公盡舉以贈之。且贈以詩云。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湯旱。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章季默三喪未葬。亦來見公。公亦助之。有不辭毛粟施。行自丘山積之句云。

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獨蘇公之作最爲便爽。而其所撰論策之類。於時最爲近。故操觚之士。鮮不習蘇公文者。蘇公才甚高。蓄甚博。出之甚達。而又甚易。凡三氏之奇盡於集。而蘇公之奇不盡於集。韻而詞。則溫韋讓壯。舌而諧謔。則侯白遜雅。筆而簡牘題署。則黃豫章遜雋。遊戲而爲法書。則顏平原李北海之難弟。爲古木竹石。則文洋州之畏友。逃而之佛。則裴相國楊學士之禪那。以是律三君子。有一乎否也。當蘇公之生存。雖荒州下邑。兒童婦女。莫不欲一識其面。而其言之傳。蓋北幽朔而東三韓。西達羌戎。南過雞林馬人之界。而

其禁絕之者。乃在于廣厦細旃之上。角而與之左者。談說經術道理之士。急竄而急欲殺之者。亦一時材譖貴臣。噫可怪也。及公歿且久而廣厦細旃之上。其惡漸移而爲好。學士大夫。至於今慕說之不衰。雖然。問其所以能盡公者。則自論策之外無幾也。以故取公年譜及傳志略存之。而復蕞公之小言。與諸家之評隲紀述瑣屑。亦一一附錄。約爲十卷。名之曰蘇長公外紀。而置之山房之几。暇日抽一卷。佐一觴。其不賢於山腴海錯者幾希。弁州

公嘗言觀書夜常以三鼓爲率。雖大醉歸。亦必披展。至倦乃寢。自出詔獄之後。不復觀一字矣。某於錢塘從公學一年。未嘗見公特觀一書也。然每有賦詠及著撰所用故實。雖目前爛熟事。必令秦與叔黨諸人檢視而後出。秦少章

將至曲江船上。灘欹側。撐篙者百指。篙聲石聲。曄然。顧皆濤瀨。士無

人色。而吾作字不少衰何也。吾更變亦多矣。置筆而起。終不能作一事。何如且作字乎。

先生臨錢塘日。有陳訴負綾絹錢二萬不償者。公呼至詢之。云某家以製扇爲業。適父死。而又自今春以來。連雨天寒。所製不售。非故負之也。公熟視久之曰。姑取汝所製扇來。吾當爲汝發市也。須臾扇至。公取白團夾絹二十扇。就判筆作書草聖及枯木竹石。頃刻而盡。卽以付之曰。出外速償所負也。其人抱扇泣謝而出。始踰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所持立盡。後至而不得者。懊恨不勝去。遂盡償所逋。一郡稱嗟。

歐陽公初薦蘇明允。便欲朝廷不次用之。時富公韓公當國。韓公以爲然。獨富公持之不可。曰姑少待之。故止得試銜初等官。明允不甚滿意。再除方得編修。因革禮書。元祐間。富紹庭欲從子瞻求爲富公

神道碑。久而不敢發。其後不得已言之。一請便諾。人亦以此多子瞻也。

蘇公謫居黃州。始自稱東坡居士。詳考其意。蓋專慕白樂天而然。白公有東坡種花二詩云。持錢買花樹。城東城上栽。又云東坡向春暮。樹木今何如。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又有別東坡花樹詩云。何處殷勤重回首。東坡桃李種新成。皆爲忠州刺史時所作也。蘇公在黃。正與白公忠州相似。因憶蘇詩。如贈寫真李道士云。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贈善相程傑云。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送程懿叔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入侍邇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祿終淺道根深。而跋白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人。某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黃。起知文登。召爲儀曹。遂忝侍

從出處老少大略相似。庶幾復享晚節閒適之樂。去杭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序曰。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則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再言之。又云。淵明形神似我。樂天心相似我。高麗入貢。使者陵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管庫。乘勢驕橫。至與鈐轄亢禮。公使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耶。不悛當奏聞。押伴爲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時以爲得體。吏民畏愛。及罷去。猶謂之學士而不言姓。

公嘗與某宣德書云。蒙遣人致金五兩。銀一百五十兩爲贐。軾自黃遷汝。亦蒙公厚餉。當時鄰於寒殍。尙且辭避。今忝近臣。尙有餘瀝。未卽枯竭。豈可冒受。又恐數逆盛意。非朋友之義。輒已移杭州。作公意捨之病坊。此蓋某在杭日所置。今已成倫次。歲收租米千斛。所活不

貲故用助買田以養天民之窮者。此公家法。故推而行之。以資公之福壽。某亦與有榮焉。想必不訝。至於感佩之意。與收之囊中。了無異也。

先生在海外至贛上。寓居水南。過郡城。攜一藥囊。遇有疾者。必爲發藥。并疏方示之。每至寺觀好事者及僧道之流。有欲得公墨妙者。必預探公行游之所。多設佳紙。尾書姓名氏。堆積案間。拱立以俟。公見卽笑視。略無所問。縱筆揮染。隨紙付人。至日暮筆倦。或案紙尙多。卽笑語之曰。日暮矣。恐小書不能竟紙。或欲齋名及佛偈。幸見語也。及歸。人人厭滿。忻躍而散。

蘇長公一日過溫公。值公外出。一僕應門曰。君實不在。長公曰。爾主人已自作相。何得復稱君實。此後當稱司馬相公。溫公歸。遽稱相公。公驚問曰。誰教汝來。僕曰。適蘇學士見語如此。公笑曰。一個好僕。被

蘇學士教壞了。

蘇子瞻居黃州時。與鄰里往還。子瞻既絕俸。而往還者亦多貧困。仿溫公真率會而復殺爲三。自言有三養。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子由作東坡墓誌云。公生十年。太夫人親授以書。問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兒若爲滂。母許之乎。夫人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

東坡在儋。食芋飲水。作書傳以推明上古之絕學。

章惇每以謔侮困司馬光。光苦之。軾見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夫許靖尙不可慢。况君實乎。

東坡云。余謫黃州。與陳慥季常往來。季常不禁殺。每過輒作詩諷之。

季常既不復殺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已泣此語使人凄然也。

蘇長公自鳳翔罷官來京師。道由華岳。隨行一兵。忽遇崇甚狂。自褫其衣巾不已。公使人束縛之。而衣巾自墜。人曰。此岳神之怒也。公因謁祠曰。某之去無祈。今之回無禱。特以道出祠下。不可不謁而已。隨行一兵。狂發遇崇。而居人曰。神之怒也。未知其果然否。此一小人如蟻虱耳。何足以煩神之威靈。縱此人有隱惡。則不可知。不然。以其懈怠失禮。或盜服御飲食等小罪。何足責也。竊謂岳鎮之重。所隸甚廣。其間強有力富貴者。蓋有公爲奸慝。神不敢於彼示其威靈。而乃加怒於一卒可乎。某小官。一人病則一事缺。願恕之。非某愚直。諒神亦不聞此語也。出廟。馬前一旋風突出。雹散天地。沙石驚風。公曰。神愈怒乎。吾弗畏也。冒風而行。風愈大。人馬辟易。不可移足。或勸公曰。

禱謝之。公曰。禍福天也。神怒卽怒。吾行不止。已而風止。竟無別事。李卓吾曰。此所謂烈風雷雨弗迷者耶。

攝養

東坡云。海上道人傳心神守氣訣。但向起時作。還於作處收。蛟龍莫放睡。雷雨直須休。要令無窮火。常觀未盡油。谷深人靜後。惟有一燈留。

東坡自記云。人間有漏仙。兀兀三盃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覺睡。雖然無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尙如是。何況真箇是。予奉使關西。見邸店壁上書此數句。愛而誦之。故海上作濁繆有妙理賦曰。嘗因旣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

敏捷

洪文敏在禁林。當鎮院。一夕草六制畢。捫腹步庭中。一老吏竊語云。